

芙蓉国文丛

小的们



◎ 欧阳强 著

团结出版社

小的们 欧阳强著

· 序 · 魏剑美

于无声处写苍生

——读欧阳强先生小说集《小的们》

作家们开玩笑说“最好写的是长篇，只有写不好短篇的人会从长篇写起”。虽为玩笑之语，却也不无道理：长篇篇幅大，可周旋的空间广，不像短篇小说和小小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布局谋篇起承转合，人物故事环境气氛，一样都不能缺。也正因此，我见过不少长篇好手写起一两千字的“小玩意”来，居然捉襟见肘大失水准。

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尽管不止一家小小说刊物宣称已经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并面临怎样的前景，目前为止却还没有任何一个小小说作家拥有像陈忠实贾平凹余华王跃文阎真这样以长篇取胜的大家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以阎真为例，在出版两个长篇之前，他一个短篇也不曾写过。《青瓷》之前，更不曾有人听说过“浮石”是一种什么样的石头。

是读者的势利还是小小说这种文体自身的劣势所致？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且不说外国的契诃夫、福楼拜、莫泊桑、马克·吐温、欧·亨利、星新一莫不是以短篇乃至超短篇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即便以中国作家论，古代有蒲松龄，现代有鲁迅，都是才为世出的大师，你何时见过他们的长篇甚至中篇？鲁迅先生最长的一篇小说也就是《阿Q正传》，能不能算中篇都要打个问号。即便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出集子最多的沈从文先生，其长一点的不过就是《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和《长河》，基本上都算不得长篇小说。

既然是最锻炼人的短篇和超短篇，何以就无法诞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在文学刊物日益萎缩并堕落为“小圈子的游戏场”的大背景下，长篇小说由于具有独立出版的可能性而摆脱了对刊物的依赖，中短篇的面世就只有“自古华山一条道”，小小说更为各大文学刊物所不屑，长期以来全国就只有郑州和南昌两家选刊在决定和影响着这一文体的走向。然而说句不客气的话，就这两家选刊其选稿标准和文学品位都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近年来，在我看过的期数中，每期难得有三四篇真正的好小说。而且越是被主编副主编们大肆吹捧和推介的作家和作品我读起来越不知所云——有用小说介绍成功学的啦，有阐释道学禅宗的啦，有宣扬神秘学的啦，有拉洋虎皮做大旗的啦，更有乱七八糟鬼画符的，且不说传统短篇小说的视之为生命的人物故事环境三要素，即便最起码的文笔要求都够不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成功范本”让后来者越来越远离了文学自身？

我曾经疑心是自己的一孔之见，或者是观念老化，求诸于滕刚、刘吉同、夏昕等卓有成绩的文友，亦持同样观点。尤其滕刚兄，算得上是小小说领域的超级牛人，亦认为当下的小小说有着圈子化的倾向，从而导致文学趣味的异化。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此前欧阳强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得承认，在他此次结集之前，我确实不曾读过他的作品，这固然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也很难说不是文学刊物自身的失察——我想不起这样精彩传神的文字有什么理由不受到应有的推介与关注。

尽管我算得上是个苛刻的读者和批评者，但我还是被《小的们》这部书稿所吸引，其

中一些篇章更是让我吃惊，譬如《布拉之死》、《吵架》、《犯规》、《伏龙凤雏》、《改名》、《杀猪》、《朱块子》……作者优雅从容的叙事状物、不动声色的细节刻画、惟妙惟肖的人物对话、自然巧妙的矛盾互现，无不处理得雍容雅致、举重若轻。

就小说而言，不管学者的评价标准如何变化，读者的口味嗜好如何变迁，好的小说总离不开个性独特的人物和趣味盎然的故事。欧阳强显然是个刻画人物和讲述故事的好手。即便是业已被罗贯中和民间说书人定型的伏龙和凤雏，都可以让他给“拨乱反正”，且不由得你不信服。在欧阳强的笔下，伏龙凤雏争功斗法各施心计，两人的背后亦各有夫人出谋划策。伏龙的以退为进，凤雏的棋出险招；伏龙夫人的泼辣大胆，凤雏夫人的柔情似水。四人之间既有男人和男人的交锋，也有女人和女人的斗智，更有夫妻之间的刚柔相济、爱恨情仇。作者既大处着眼纵横捭阖，又小处著墨温婉细致，状人写事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譬如同样是写从主公处议事回来，伏龙这里的情景是：

辞别主公，回到家中，伏龙先生忍不住骂出声来：“该死的九头鸟！”

夫人正在修剪梅花枝，没有答理他；一张丑脸衬得梅花分外之俏。伏龙先生又骂了一句：“丑八怪，仗着比我大两岁，倚老卖老！”

“啪”的一声，夫人放下小剪子，浓眉倒竖，牛眼圆睁，狮口大开：“骂谁呢！”

“哎哟，夫人，小生怎敢骂您？”伏龙先生脸堆笑容，手作打拱状，说，“小生正有要事向夫人您禀告！”

“小生，小生！三十好几的人，也不脸红！何事？快快禀来。”

而在凤雏那边，则是另外一番风景：

刮别主公，一进家门，凤雏先生就骂骂咧咧：“什么东东，气杀俺也。”

夫人正在插花；听得凤雏先生的骂声，置若罔闻，仍施施然将一枝半开的梅花插入胆瓶；然后，微启朱唇，笑道：“相公回来得正好，快帮妾身提水来。”

听了夫人之言，凤雏先生怒气消了大半；提得水来，淋过花，怒气已然全消；乃半怜半嗔对夫人道：“妾身，妾身，叫你不要妾身，你又妾身！”

“妾身——不——奴正在插花，不知何人恼了相公？”

且不说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描写的细腻与传神，单作者设置两位夫人同时都在弄梅花的场景以及“小生”和“妾身”两个称呼引出的“争执”，就足见作者的文学技巧。细节最是见功夫，人们常说的文学的“玲珑心”，其实就是细节的表现力与领悟力。

同样的细节功夫在欧阳强的多篇小说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精彩的是《吵架》。为了一个乡下亲戚三舅的到来，夫妻俩闹别扭，妻子挟刀挟枪出语伤人，丈夫左支右绌强做解释，三舅憨厚实诚不明就里。三个人分演三个角色，作者驾驭起来都颇有难度，但欧阳强硬是游刃有余，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多少在生活中见识过类似情景的人看到这里，只怕都要会心一笑——苦笑。

欧阳强自己置身机关，对于中国特色的官场和官场文化自然也有独到而深刻的解读。本书中不少篇什都是写官场人事的，即便刻画社会世情，其触角也不免延伸到官场文化中去。譬如《保安王》、《关于一篇小说的批评》、《格格不入》等。欧阳强最擅长的是笔下人物的对话，颇有鲁迅遗风。鲁迅虽以快意江湖的杂文笔法著称，但其小说却绝少直接的议论和批判，而往往借助笔下人物的对白来展示批判和“最沉重的悲哀”。如名篇《药》中“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的语言长度虽然各有不同的，但代表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并集中体现着民众对于革命先觉者的无知与曲解。同样，欧阳强也是奉行这种“零抒情”的风格。这反而更有艺术的沉郁之美，之纯，之重。如《冲里都是包大人》，基本上都是人物自身在诠释，而力避作家的主观介入。

我不了解欧阳强先生的学科背景，自然也不知道他如此这般的处理是有意的艺术选择，还是至法无法的自然达成。但就其艺术表现力和文学创造力来说，他的“小的们”形象系列

无疑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并且还可以塑造出更为生动和丰富的“小的们”乃至“大爷们”。——当今官场小说盛行，以欧阳强先生的文学实力和对官场、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洞悉能力，某一天捧出一个畅销的长篇小说来丝毫不会让我奇怪。

当然，此书中的部分篇什在我看来也不无沉冗之感。这或许是其“让人物自己说话”的美学追求所难以避免的副作用（正如鲁迅先生的一些名文也让人沉闷一样），但既然已经是快节奏时代，“微博体”时代，单刀直入的方式恐怕还是更让人痛快一些，也更有市场一些。

2011年8月11日

（魏剑美，知名小说家、杂文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步步为局》、《步步为局2：副市长》以及杂文集《下跪的舌头》、《不要和陌生狗说话》等10余部，并为多家报刊专栏作家。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目 录

序：于无声处写苍生魏剑美 1

阿 嚏

保安王

本台消息

布拉之死

长已矣

吵 架

冲里都是包大人

打 赌

但 是

弟兄们

德 清

犯 规

伏龙凤雏

改 名

公 祭

关于一篇小说的批评

格格不入

故 乡

黑 米

黑米 (续)

衡州逸闻录

后来呢?

后山人

画家某氏

黄昌谊

悔

祸从口出

鸡毛蒜皮

路 灯

“欧游”杂记

启动应急预案

起 屋

杀 猪

失败的美食家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天涯比邻

武松打虎

县令马小六的新政

学生手则

野 外

一场考试

怡红快绿

饮食禁忌

原 因

远 游

朱垞子

阿 嚏

星期一。晴转多云。

“昨天，我救了一只小小鸟。”大赵对小李说，“楼梯间，天色咳，阿嚏……我还以为是只蝙蝠呢，谁知是只鸟。咳，咳，咳。怪可怜的。不知道是怎么飞进来的。楼梯间有个窗户。玻璃是全关的。阿嚏。它朝着玻璃飞，不，撞！砰、砰、砰。那声音就像锤在我胸口。咳，咳，咳。我逮住了它。它在我手掌中扑楞了两下，就不动了。眼睛……咳，咳……眼睛滴滑地看着我，怪可怜。原想带回去给孩子养。咳，咳，咳。那可是一条生命啊！我打开窗，将手伸出去，那只鸟就飞走了，在院子里还盘旋了一圈，还叫了两声。像是给我告别呢，阿嚏……”

“您心慈呢。”

“可不。”

“好像感冒了？”

“可不。”

“担心禽流感。”

“嘿，嘿。”

当天中午，小李没有和大赵一块上食堂，也没有让大赵给自己带盒饭——往常，要么小李是大赵的影子，相跟着去食堂；要么大赵就是小李的“大堰河”，帮她把饭打来——谁叫大赵“阿嚏”，感冒了呢？

星期二。阴。

早上起来，大赵有点头疼，有点发烧，有点咳嗽。吃了几片感冒药，感觉好多了，骑上车，就往单位冲。

爬到单位所在的9楼，出了一身汗，感觉更加爽。“还好，没有迟到。”大赵想。她所谓的“没有迟到”，就是比单位的人全都早来半个钟头。通常是把卫生搞完，单位的人才陆续来。

“赵姐，您来了？”小李不自然地向推门而进的大赵笑笑，说，“您歇一会，歇一会，可千万别动。您看，桌子我抹了，地我拖了，垃圾我倒了，杯子我洗了……平时都是您干。多不好意思。您也享享福，别动——您！”

大赵愣在那儿，很久，很久，才缓过神来。阿嚏……该死的感冒！

星期三。晴。

阳光。好温柔的阳光。深秋的阳光。

大赵惬意地向院子外的广场走去。头也不疼了。也不咳嗽了。无病一身轻哪。多好。

远远的，看见小李几个人在银杏树下晒太阳，玩扑克。金黄金黄的银杏树叶飘，飘，飘下来，坠满了一地金黄。

“赵姐，您坐，您坐……”小李说，“我们去走两圈，吃得太饱，吃得太饱，非走两圈，不，三圈不可。”

剩下大赵，呆呆地，看着飘落的银杏树叶出神，一片，两片，三片……

星期四。晴。

电话铃响了。小李不在。办公室就大赵。大赵只好抓起电话。

“大赵，我想和您谈谈。”电话的那端，领导说。

“那我过去？”

“不了，不了，我用的手机，我在外地。”领导说，“就在电话里谈。现在有这个条件的嘛。不是长征时期，也不是抗战时期，现在有这个条件了嘛。大赵啊，您是老同志了，老同志了，叫我怎么说你。啊！有病也不吭声。啊。没病？扯蛋！都咳成那样了。没咳？您不要瞒我。我听得出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老人家说的没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的大姐。明天！就明天！上医院！都什么时候了。啊。现在不是长征时期，不是抗战时期，有这个条件嘛。陈景润怎么样，啊。张广厚怎么样，啊。施光南怎么样，啊。梅艳芳怎么样……身体是革命的……”

星期五。阴。

“我请假。”电话中，大赵说。她恶作剧地阿嚏了几声，放下电话。

星期六。阴转多云。

单人病房中，大赵看着白白的墙，白白的床单，穿着白白的大褂出出进进的护士、大夫。她拧开了收音机——

“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足球……

“……沙尘暴……

“……疫区扑杀 10 万羽家禽……”

户外，远处，叫着一只苍凉的鸟。

星期天。小雨。也许，并不。

打住。今天刚来，未来怎样。亲爱的读者，恕我无知。咳，咳，我也不知道。让知道的人说给诸君听吧。阿——阿嚏！

保安王

保安王，非保安行业之“王”，一“王”姓保安是也。五十来岁，寡瘦，平头，没事带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和一节老式手电筒，模样有点像我们老家种田的庄稼人。如果你清早到我原来上班的单位去，没准会发现他还在那里。那个立即站起，对你很自然地笑笑，说“领导你老早”或“领导你老来了”，老穿着浅蓝色上衣的人，就是。他当的晚班，从先天下午五点半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半。

那时，我调到那个单位不久，老婆、孩子在县城，家也在县城。单位有间值班室，有床铺，有空调，还有电视，蒙领导开恩，就作了我临时的家。于是，往往星期一清早从县城赶到单位，在这个家外之“家”住两个晚上；然后，星期三下午从单位赶回县城，在那个自己的家中，洗洗澡，换换衣裳，和老婆孩子亲热亲热，睡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又从县城赶到单位，呆到星期五下午，再踏上回家路。刚开始的时候，值夜班的保安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说来惭愧，到现在也还不知道他的大名。大概因为自己缺乏那个单位衮衮诸公不凡的气度罢，一个星期一还是星期四的清早，他非得要看我的工作证不可，就像那个拉住了列宁的卫兵。工作证没办好，就只有等了。直等到单位同事来了，验明了我的正身，说：“老王，你狗眼珠，这是我们新来的欧主任。”“对不起，对不起，我狗眼珠。欧领导，你老人大量，我也是为你老好。”这就算认识了，我和保安王。

一个人住在单位，起居就不是很有规律。有时在办公室守着电脑在黄金岛上玩一夜，有时在值班室对着电视在乱七八糟的节目中打发一夜，当然，一夜一包烟是少不了的。现在想来，身体就是这么垮的。见有灯亮着，巡视的保安王总要敲敲门。打开门，他看看，不说什么，也就走了。所以，有时也就懒得开门，只在里面咳嗽一声，他也就走了。一个深秋的晚上，电脑上不了网，电视偏生也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一个人躺在值班室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窗外的桂花香得烦躁。所以，就开着灯，等着保安王来敲门。等啊等，敲门了，我立马起来，立马打开门，破例招呼他进来，破例发烟给他抽。保安王不抽烟，也不进来，说：“欧领导，你老早些休息呀。”

“睡不着。”

“你老也不容易，赚的辛苦钱。是呀，哪里又有钱掉呢？”

“老王啊，你说这楼是不是有鬼呀？”其实，我是想把睡不着的罪过栽给他，谁叫他有事没事这里看看，那里敲敲？

“欧领导，你老可说对了。这地方原来叫太子岗，据老班人讲，吴三桂的崽呀孙呀就埋在这里……”

听保安王讲得活灵活现，我反倒不信了，说：“你胡扯呢。”

“欧领导，我不胡扯，”保安王说，“我就住在王老屋，离这里三五里，是这一带土生土长的呢，老班人……”

我赶紧把话岔开，问他怎么干起了保安。

“有什么法子，这不搞开发了吗，种了一辈子地，地没了，人总要过日子不是？”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交谈，所以印象比较深。之后不久，一个大白天，突然接到一个号码陌生的电话，是保安王打来的。他说，他的摩托车被扣了，没带行驶证，要罚款。“欧领导，无论如何请你老帮忙，你就说是你叔……”电话的那一端，保安王的话让人不忍拒绝。这个保安王，我什么时候认了这么个叔。那天晚上，保安王敲开值班室的门，死活要塞给我两包烟，说：“实话给你老说，我哪有行驶证。”

“看你平时上下班都骑的自行车，什么时候改骑摩托了？”

“骑着玩，嘿嘿。”他一脸傻傻的笑，装的，鬼才相信。

在一个单位混久了、混熟了，应酬也就多了。就常有人邀去喝酒。因而，我也就常常醉着回到那个家外之“家”。一天清早，睁开眼睛，头痛欲裂，却分明看见保安王寡瘦寡瘦的脸，笑着，如一朵老菊。“欧领导，昨夜吓死人嗒，”保安王说：“酒啊，能少呷还是少呷，能不呷还是不呷。”后来，他还教给我一个土方子，说是他爷传下来的，照着方子抓药，碾成粉，泡开水喝，呷酒之前先呷点，可以解酒，呷酒就像呷水。可惜，我到底还是没有记住这个方子，所以，酒量并不见长，老醉。我猜想，寡瘦寡瘦的保安王原先也是个饮者罢。

后来，家搬到市里来了，生活也规律了。于是，许多年前的一个爱好又被我重新拾起——买书。先是在大大小小的书店买，后是在网上买。网上买折扣通常比书店低，还省事，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给我送书的是个很干脆的家伙，通常是把订单让我签字，把钱找给我，骑着摩托车就走，连戴的头盔和墨镜也不摘下，有时三两毛的零头也不要。终有一天，他不得不回答我的一个问题时，暴露出了自己的身份——这龟孙，不是保安王吗？“没有法子，人总要过日子，”保安王憨憨地笑着说。其实，他并没有摘下头盔和墨镜，脸还是被遮着。他告诉我，他们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时，补偿标准没有现在高；现在，女结婚了，生外孙了，崽在读大学，爱人又有病，到处烧钱，不多找份事做，吃灰都有柴烧啊。他拜托我，千万不要揭穿他的秘密。

当然，我守着这个秘密，直到今天。在我快要调离那个单位、出那个院子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院子里一个大领导的手提电脑被偷了。案子到现在也没破。人们对保安很有怨言，加强了整顿。一连几天，保安王都不在岗，替他的是一个满脸粉刺的年轻小伙子。我真担心，怕保安王给整顿了，还好，几天后的大清早又听他熟悉的声音：“欧领导，你老早啊。”这几天怎么啦？他说：“没事，请了几天假，带爱人去了一趟湘雅。”

屈指算来，我离开原单位已经三年多了。走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多钟，保安王不当班，也就没有给他告个别。

——保安王，你还好吗？

本台消息

“本台消息，”地方电视台报道，“省委决定，关山石同志任中共凤鸣山市委委员、常委，不再担任省委政研室综合处处长职务；市委常委会票决通过，报省委批准，关山石同志任中共山南县委委员、常委、书记。”

相传苏小妹新婚夜出对难新郎：双手推开窗前月。秦少游冥思苦想不得，苏东坡看着着急，向院中池塘扔了块石头，打破一池春水，惊起一派鸥鹭。新郎倌恍然大悟，对曰：一石击破水中天。于是，进得洞房，阅尽人间春色。

这里用得着这个故事。

凤鸣山市委办小赵正在旅游途中，彩云之南，风光无限。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赵主任啊，家乡领导啊，您在哪儿忙啊，我是山南县钱楚安啊。

钱局长啊，你好你好，有何指示啊？

说说笑笑，岂敢岂敢。赵主任啊，听说我们县委书记定了？

嗯。

是关山石同志，省……

知道知道，省委政研室关处长嘛。

对，对，对。赵主任跟关书记……

哎呀，老朋友哪。

哎呀，赵主任哪，您要多到家乡来视察指导，关照关照老兄，有事给老兄挂个电话，您的事就是老兄的事，老兄……

其实，小赵这些天看不到凤鸣山市的电视，对关山石任山南县委书记的事并不清楚；他和关山石也就见过两面：一次是关山石陪领导下来调研，一次是小赵陪领导送材料到省里。关山石是高是矮、是丑是俊，小赵都忘了，只记得是男不是女。

山南县城滨江风光带，堤、道、景一体化。清晨，是闲人们锻炼的地方；黄昏，是闲人们议论之所在。现在，是黄昏，“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不像话，不像话，唉，这些年，山南县。

农农业不行，工工业不行，城城建不行，唉。

现在好了，新书记来了！

听说姓管，还是官？

姓关，不是管官的官，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关。

好水平呢。

讲话都不要稿子，丁是丁，卯是卯。

当然，人家是省上派来的呢。

有得两合毛打子，不到演陂桥卖藕根子。人家省委书记秘书。

好哇。老孙，晚上到你屋里喝两盅，杀两盘？

你臭棋篓子，莫一盘有杀完就走。

大学李讲师正在收看《百家讲坛》——于丹，游园惊梦，天花乱坠——突然，手机响。真他妈不是时候，看号码，老家山南的。只得按下兴致，摁断手机，用座机回过去。

贤侄，我是你叔呀。

叔？

你爹逢六十，我来呷过酒呢。

哦。

侄呀，你可要帮叔。你晓得，你婶三年前就调单位，现在还有开编。侄呀，你可要帮叔。

只要侄帮得上忙，自家人。

帮得上，帮得上。你打个电话准的行。我们新来的县委书记是你省上派来的呢，嘿，运气，你打个电话准的行。

.....

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打完电话，已经变成了劲酒，“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啊”，倪萍劝酒的功夫也不嘛样。什么狗屁叔。

山南县委机关临近广场，广场边有家快餐店。中午，机关工作人员懒得回去，就在快餐店用餐。用完餐，或小睡，或打打小牌，也有闲扯的：

关书记真年轻真帅气。

人家关公之后，遗传基因好。

不晓得又要想死好多女的。

人家堂客跟来了。

关书记早上晚上都在广场散步，扯脚就走，老婆落在后面，也不管。

是吗？

当然，我亲眼见。

嘿嘿，看来，你还有机会。

山南县关帝庙乡，一个偏远穷乡。村里人午饭呷得暗，呷过午饭，正是日头最毒时，懒得出工，一伙人就在柳阴下谈天说地。

新来的关书记下乡头站就是我们关帝庙呢。

你晓得吗解不？他老是关帝庙的人呢。

当真？电视说他老岳州人呢。

他老祖籍山西，关公五十四代孙。

关二爷大意失荆州，他的后裔有一支散落在荆州，后迁来关帝庙。他太公随曾大人打长毛，就定居在岳州，开花散叶发后人。

那年关帝庙龙行山开来一溜小车，就有他老，来寻祖呢。

那年偃月堂修谱就找到他老。

我们乡委书记要提拔呢，关书记说他情况熟，汇报都不看稿子。

是呀，丈母娘看郎牯子要先看他呷不呷得，乡书记吹还是吹得的.....

周德刚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可不敢乱来，上了网，也不敢看股票、耍游戏、进视频，就是听音乐，也戴个耳机，怕抓呢，撞到新书记的“三把火”上可不好玩。昨天，小吴在办公室梳头发都让暗访组摄去了。

周德刚就看红网。网民多呢，都有话向关书记说：

关书记，祝福您.....

关书记，坚信您.....

关书记，拜托您.....

关书记，期盼您.....

关书记，恳请您.....

关书记，建议您……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周德刚想，还是韩荆州好，不用上网。

不知不觉间，就和着耳边的音乐唱出了声：毛主席呀派人来……东方红，太阳升……
老歌就是比新歌有味。

“本台消息，”地方电视台报道，“新任……”

罢了，苏东坡还没扔第二块石头呢。

布拉之死

米兰·昆德拉《不朽》：伟大的天文学家泰彻奥·布拉受邀参加皇宫盛宴，因羞于上厕所而胀破了膀胱，“死后作为面子和小便而献身的烈士跻身于荒唐可笑的不朽者行列”。

我是从邢晓飞的文章《电视时代：虚假的日常生活》（载《随笔》2008年第6期）中，读到昆德拉版的“布拉之死”的。

在坊间，关于布拉之死至少还流传以下几个版本：

一、布拉奉命陪同一位前来视察的重要领导，敬酒的时候奉命以三杯敬一杯、大杯敬小杯，连敬了五十四大杯，不幸倒下，不再起来。

二、布拉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不想基层新招募了一批美女陪酒员，是又能喝、又能说，布拉不觉放开了，连喝了七十二大杯，不幸眠目，不再睁开。

三、布拉根本不是喝酒喝死的，也不是膀胱胀破死的，而是在盛宴之后，又去了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地方，因极度兴奋，心脏病突发，不得不撒手尘寰，和他至爱的事业永别了。

四、……

虽然我挺佩服昆德拉，也知道“说真话”是多么艰难，但是作为布拉生前好友，还是忍不住要来说一说。事先申明一句：至今为止，还无缘拜读昆氏的“不朽”原著，若偶有雷同，读者当不会以为我是抄袭的罢。

话说布拉局长和往常差不多，就着一杯毛尖，在办公室里看简报。看着，看着，办公室主任报告，领导的秘书来电话了，说是领导要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点名叫布拉局长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领导是这个地区新任的主要领导。坊间传言，不久领导将要调整科局的班子。布拉局长正在坎坎边上，论年龄还差一年零两个月就该退二线了，论任职还差十个月零五天就任在本局长位置上干满两届了，论反映说好话的有说坏话的也有。因此，布拉局长就立下三策：上策力争上，更进一步，弄个副处的位置；中策确保平，平调到其他局再担几年局长；下策决不退，退一万步也要现棍子现袋子，绝对不能提前退二线。

这是领导第一次召见布拉局长，听取有关情况汇报。所以，布拉局长马上吩咐，快，快，快，准备，准备……于是，底下人又是准备车子，又是准备材料，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数据！一定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不能是“大约”“左右”“将近”“余”“多”，不能摸脑壳！一定要精确，精确！布拉局长在底下人准备的过程中，不忘特别提醒、特别强调，同时，自己也在准备。洗洗脸、梳梳头、系系领带、抻抻衣角、擦擦皮鞋，这些都是马虎不得的，总要给领导一个好印象，起码要看起来精神、生龙活虎，不能萎靡不振，活像一个受婆娘气的男人。

本来么，五十好几的人了，有点前列腺方面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不打无准备之仗，是完全能够应付裕如的，不会酿成什么大事。偏生布拉局长正准备上卫生间，办公室主任又来催了：领导的秘书又来电话了，很急！布拉局长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二话没说，赶快上车，去领导办公室。

哎哟！布局长，您才扯出来呀！领导的秘书和布拉开玩笑。

没迟到吧？我今天下乡，半路上赶出来的，没迟到吧？布拉局长解释说。

迟到倒不算迟到。只是被先到的蔡局长插了档，您得先在侯见室等一等了。

没迟到就好。被蔡局长插了档更好。布拉局长心里想，真是天助我也，正好抓紧时间熟悉材料，据说新来的领导是不好对付的。

于是，布拉局长就在侯见室坐下，赶紧温习材料特别是数据。领导的秘书倒了一杯白开水给他。或许是赶路赶得急了一点，抑或是看材料特别是记数据太专心了一点，布拉局长竟然忘了来的时候没有做好上卫生间的准备，两三口就把一大杯白开水喝光了。领导的秘书又倒了一杯。布拉局长边看材料边喝，喝到三分之二杯的时候，才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住不喝了。

自觉对材料特别是数据，熟悉得像熟悉自己的血压一样了，布拉局长抬头看了看领导的秘书。领导的秘书会意，说：快了，蔡局快完了。

听到“蔡局快完了”，布拉局长心里高兴，把剩下的三分之一杯白开水又一口喝了下去，还捣出烟来，招呼领导的秘书一同抽起来。领导的秘书不忘给布拉局长再添了一杯白开水。布拉局长有心说不要了，领导的秘书说怎么也得给局长添起添起。布拉局长也就没强辞了，任他添起添起。

边抽、边喝、边聊。有得一会儿，布拉局长就觉得不对劲了——哎呀，不好，胀得很。布局长于是站起来，走一走，跳一跳。如是者三，总算好受了一点。

要不，您去上个厕所？领导的秘书关心地说，不过……领导的秘书又说，不过，今天院子里停水，说是哪根水管爆了，在修，要上厕所要到外面的公厕去上，只怕……

没事，没事。布拉局长说，麻烦您去看看蔡局长是不是快完了。

领导的秘书就去看，布拉局长就抓紧时间跳。跳着跳着，竟让他跳出一身汗来。这下好了，不那么胀了。但是，事有凑巧——布拉局长不那么胀了的时候，领导的副手来了。

老布，你跳什么跳？领导的副手也就是这个地区的副职，据说有希望到另一个地区去任正职，和布拉局长是老熟人。

嘿嘿。布拉局长说，昨天电视台说了，跳一跳对腰椎、脊椎、颈椎都有好处。

是吗？

是呀。领导的秘书进来了，说，蔡局长刚刚汇报完了。

老布，你稍等一下。领导的副手说，我有件急事，给领导汇报两句，最多三分钟。副手招呼领导的秘书给老布添水，说，领导不抽烟，老布你赶紧莫抽烟了，喝水。

副手走后，布拉局长急忙拉住领导的秘书，你闻闻，你闻闻，我烟气重不重，重不重？

有是有，不蛮重。

再闻闻，再闻闻！……

有。有点重。

咕噜，咕噜。布拉局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灌了三大杯白开水。灌完了，又使劲呼呼呼，把满嘴烟气呼出去。

好了，好了。领导的秘书说。

什么好了，没烟气了？布拉局长问。

烟气好了，领导也好了，您快去。

进了领导的办公室，领导正从里间的小卫生间里出来——这个狗日的秘书，胡说什么院子里停水啦，厕所不能上啦！布拉恨得牙痒痒的，心里直骂娘。

抽烟？领导问。

不抽不抽，戒了十七八年了。

戒了好，戒了好。喝水？领导问。

好，好，好。布拉局长回答，见领导去倒水，马上站起，说，我来，我来。

给领导倒了一大杯，给自己倒了小半杯。领导说，倒满，倒满。

于是，就倒满了。边喝水，边汇报。汇着汇着，就不对劲了。

——胀得厉害。先是作用到他的腿，让他把双腿张开再张开；又作用到他的臀，让他在座位上不住地挪不住地动；又作用到他的脸，让他憋得通红；又作用到他的额，让他出汗……

甚至作用到他的嘴，作用到他的脑，让他原来十分流利的话语不再流利，原来滚瓜烂熟的数据也差点出了问题……

怎么啦，不舒服？领导问。

没什么，昨天下乡，有点……有点感冒。

感冒了？多喝水。喝。

布拉局长就只得喝水，胀得厉害也得喝，喝不了了也得喝……好不容易，领导作指示了。布拉局长看着领导一动一动的嘴，就像看着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黑洞。后来——

后来的事，大家都清楚了。布拉局长终于胀破了膀胱，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经领导亲自审定的悼词上说：布拉同志任劳任怨，不幸因公殉职，走完了光荣战斗的一生……

长已矣

一

农历辛巳年，村里走了几个老者。他们是：梁姑爷；唐四奶奶；刘七太公和他屋崽刘满爹。

二

梁姑爷是村子里有名的怪人，连刘七太公阅人无数，也说看不懂。

第一怪，无核蜜桔悼妻子。无核蜜桔，是村里人对那种甜、酸、无籽、多汁的桔子的通称，便宜，村里人爱吃，也不管上不上火。每年有几天，像春节、清明、七月半，还有彭姑娘的生日、忌日，梁姑爷必揣几个无核蜜桔到她的坟头，坐着，也不上钱纸线香，也不作揖磕头，也不哭，只是絮絮叨叨地说。说着，说着，眼泪也就出来了。刘满爹看不惯，编了一首顺口溜：“清明时节雨霏霏，梁老姑爷上墓地，三个桔子摆坟前，两行热泪悼爱妻：前半生好幸福，后半生好孤凄；今生今世枉为人，来生变只大公鸡。”顺口溜不脛而走，家喻户晓，虽黄口稚子也会唱，梁姑爷仍不改，顽固不化，死不改悔。

第二怪，不许子孙把姓改。彭姑娘是三十六岁走的，梁姑爷其时四十出头，带着一男二女。男小，五岁；女大，一个十岁，一个八岁。村子里看着可怜，张罗着给他撮合一个，女方满口答应，梁姑爷死活不松口。男的，跟娘姓彭；女的，随爷姓梁。崽女如此，孙儿孙女也如此，弄得一家人倒像两家。儿子彭三拾大学毕业那年想把姓改过来，跟梁姑爷漏了半句，梁姑爷当时没吭声，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第二天，买了三牲九礼，请了村里有名望的老人：刘七太公、刘满爹、邱宗仁、陈三爷和彭老倌子，全都在堂屋里坐着，然后，叫彭三拾领着崽女跪在“彭梁氏先祖神位”牌下。梁姑爷点了几根线香，烧了一把纸钱，放了一挂爆竹，敲了几声磬子，奠了三杯米酒，说：“请各位老祖宗放驾，作个证，我彭梁氏生男姓彭、生女姓梁，有妄改姓氏者，天诛地灭！”

第三怪，越老越接手艺活。梁姑爷人瘦，成年时村里的老人还笑他有得开山斧子重。现在，孩子拖扯大了、拖扯出息了，梁姑爷也拖扯老了、拖扯得更精瘦了。热天做木匠活，穿条短裤，手脚倒像灯递棍——耍龙灯的龙把子，凹凸分明的肋条倒像架在屋脊上的檩子，随着抡斧子、拉锯子、推刨子、打凿子的动作，一上一下，一张一翕，让人担心什么时候就散了架。就是这样一个老头，偏还要接活，粗活也接，细活也接，包工也做，点工也做，弄得自己的家比街上的家俱店还热闹。村里人看不懂：崽也大了、也出息了，累得像牛样，何必？去年，刘满爹向他定做一铺雕花木床，他接了，彭三拾劝都劝不住。梁姑爷说：“就这次。最后一次。你太公吃木匠饭，你爷爷吃木匠饭，你娘吃不了木匠饭，招了我。你不吃木匠饭。你吃公家饭。唉，这门艺看来要绝在我手里了。”

第四怪，一个老头两棺材。就在彭三拾闹腾改姓那年，梁姑爷就动手做“长生”，还不是一具，偏做了两具。上好的木料，上好的漆水。彭三拾口不来声，心中嘀咕：“爹卖过桌椅板凳，就是有卖过棺材，剩下的一具要留给谁？”

过完春节，散了元宵，赶完二月八，梁姑爷就不能下床了。几天水米不进，人事不省。彭三拾把远近闻名的邱宗仁请来。邱宗仁看看病人，号号脉，摇摇头，吩咐彭三拾几句就走了，有开处方。

邱宗仁走后，梁姑爷倒醒转过来，眸子也有了光，脸上也有了人色，说：“我要去见你娘了。刚梦到你娘，和在生样。”

喝了几口人参汤，伸出鸡爪一样的手，指指床下。彭三拾就到床下翻，翻出一口旧木箱子。梁姑爷从怀里摸出一把铜钥匙，让彭三拾把箱子打开，一件一件往外拿东西。